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三

史部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

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

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

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

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

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
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
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
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
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
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

守漢遣議郎王誦

音普

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

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會稽典錄曰策

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

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

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

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

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闞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

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熒漢尚書郎徐令

熒子

承撰後漢書稱熒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熒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權母

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

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

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薄也

琨具

啟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

陽守

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衆吏民所

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琨以督軍中郎將

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
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
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
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
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

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
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
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
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
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
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

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
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
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
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
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

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

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
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
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
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
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

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

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

吳錄曰袁

夫人者素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

不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受
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
後事泄生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
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
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

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
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
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
家屬徙零陵道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
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為休
妻其甥事同漢

惠荀悅譏之已
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

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
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
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
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
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皆據二子能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

繚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
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

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

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
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
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
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縵絲履從石
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
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
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

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

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

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

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栢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謠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謠言乃息而人心

猶疑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
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
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
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
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
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

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

佩皇后璽紱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十石大臣子

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

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

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
作魏勝臣明楷按吳範傳作魏滕注引忤策幾殆賴
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
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為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

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已者○以毛本作似
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追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謠言舉兵欲還誅
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
還秣陵誅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四

史部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隣

孫輔

孫翊

孫

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

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
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
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
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
案今永

興縣有高遷橋
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

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

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任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與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緄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
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
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

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

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
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
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
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
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
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
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

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

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
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
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
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
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
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陽侯胤卒無子弟

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

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

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

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

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

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
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羗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
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
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
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
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
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

南

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

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時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間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陽僮

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

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

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

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

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

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為阜陵

長亦見

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

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

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

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諛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

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

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

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策西襲廬江太

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

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畧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

人齋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數歲卒子興昭偉昕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

孝廉司空辟

典畧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

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為左右

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媽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子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

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

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

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送

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

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

林也子秦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

新城中流矢死秦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

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

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

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

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

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
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
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
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
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譏平叔柄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
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
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
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
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

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往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

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

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

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鴻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

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
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
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
其門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
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
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
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
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
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

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

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
弟異至領軍將軍弈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
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
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
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

軍封丹陽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

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
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
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

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
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
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
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
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
○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明楷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

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
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
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
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

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注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
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
脫十字

澹嘗失變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監本訛作多
為有言今改正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

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作捉兵

孫桓作橫江塢會卒注慎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拯下同

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宗室

吳志卷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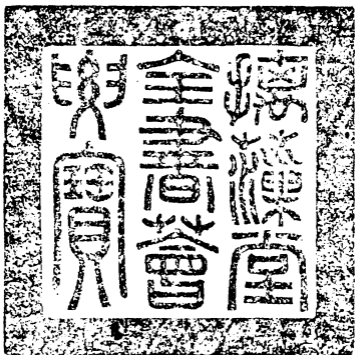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第九頁前四行古人報主以死刊本主
訛生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一行慈引弓射之刊本引訛以據毛本
改

考證二頁前四行蓋謂捧其頤刊本頤訛頭據上
文改

卷五第二頁後八行注吳書曰刊本書訛主據監
本改

卷六第十一頁後四行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刊本
馳訛持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 臣 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錄監生 臣 宋 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吳志

卷七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十五

史部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

子承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承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

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

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

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

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

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

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表漢室

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

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

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

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

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

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中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

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

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
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

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
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
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
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
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
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
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

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

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
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
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
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
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
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昂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
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
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
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
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
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
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將軍班亞

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

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闇書不
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
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
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
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

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
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
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
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
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
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
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

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
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
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
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
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
是乎不臣矣夫臣

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昭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狐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

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

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
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竒治阿奮實不
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
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
步騭嚴畷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
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
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謹

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

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

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竒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

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

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間而勸焉遂

為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權為子和納

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

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摛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

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

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

詖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

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

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

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

為字焉

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
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
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
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
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

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

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

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

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間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哲創發子產催令

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

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
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
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
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
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

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

為東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
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
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史馳詣闕陳啟
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
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
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
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
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
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
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
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
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
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
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

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還其貞潔不漬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秘子衆

尚書

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

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
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郊令 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
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
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
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諤出於役伍陽
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
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諶至典軍中郎

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郡五年卒官子譚承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

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

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譚

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

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

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
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
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
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
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
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
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
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
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
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
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
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
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

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球父子屢言芍
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

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
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
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
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譚坐徙

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
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

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
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
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
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
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
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
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

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

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

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
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
下若抑威損忿斲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
為劉后以庸

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汚漢志陵上國雖匡
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
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紓曹公移都之
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
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
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

寔為辭章之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

子瑜使知卿意

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

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勲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

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初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

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

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竿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

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

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

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

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

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

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

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

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

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

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
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
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
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
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

子皆伏誅

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

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

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

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

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

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

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

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

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

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騰旌惟菜茹

而已旌不能食騰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騰曰何能忍

此騰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耻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騰為主記

吳書曰歲餘騰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

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騰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

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

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

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
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變兄弟相率供命
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閭等殺蜀所署太守
正昂與變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
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
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
動權遂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
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
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
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
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
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
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
君子哉騭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

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

善論議臧否得中甄竒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

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郢都守邊匈奴竄

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躅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秦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

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
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
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
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
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
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
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

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

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
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
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
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
亦覺悟遂誅呂壹騰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

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騰表
言曰北降人

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
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
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騰所言云每讀

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

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

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
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
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
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
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
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
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
歸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

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
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
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
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
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

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

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
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
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
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
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
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
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誣之求每升朝堂循

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
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
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
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
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
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
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本
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毛
本作宮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邵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作
時人謂徙居者為諸葛

又注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
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人無

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娶何功德而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紆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紆俱作行今改

正臣龍官

按當作紆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恐懼

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為權所破羽死而操安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隲權遂命隲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以
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言○有疑作
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疎賤談稱其賢○
臣

明楷

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又言終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

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即蔡款吳錄云款字
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款更協文德誤
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改
正

吳志卷七考證